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

唐

僖宗皇帝

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

降其將秦彥孫州人畢師鐸寬句人李罕之順通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倉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

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賊之曾孫也有口

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

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

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逆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

于柳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湖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必逃迢乞殺王鐸

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唐置今

廣西永樂府是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珪平為鎮海節度使綱目於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為鎮海節度使

再投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從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

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陳微瑋為西川節度使條目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人州作亂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

巢端張狼靈野性難馴其表請廣州並非誠于歸順時以甫經敗鉅師藉此息肩且親朝廷舉動耳按之理勢俱無可允從彼介斤於市舶寶貨者既昧事體重輕而思以率府告身相餌尤為闕於料敵又廣南既陷猶不

肯從高耕大庚
趣擊之謀查報
貽惠蓋自深一
日矣

巨容聲聞外之
寄賊方敗賊有
會可乘正當是
銳窮追以靖伏
莽乃忌排國家
負人欲留賊以
圖富貴全最既
統舟師渡江聞
除書而遂返致
賊竟復煽江東
二人之罪固不
可勝枚舉所以
致此者豈非傳
宗不能振飭紀
綱國政日壞而
尚專務遊嬉其
獲罪祖宗較之
二人為尤其也

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傳命遣尚讓進逼江陵眾號
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眾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
宋克遂掠申光詔諸
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

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

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實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

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州饒信今廣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

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嬉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

將危上書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藥法算至於音律播博無不精妙好獵禽獸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鵲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對

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恩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

於饑寒獨富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氏冒宦

賊為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代高駢鎮蜀

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黃

人貌神機營蜀

兵由是浸強敬瑄因緣令孜得隸神策軍

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

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球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

川勛鎮興元

以鄭從謹

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寧虜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兵益驕故以

名士盧贛相尚

未必盡於實用

宰相鎮之從贛奏以王調李從龜

字子長

崇魯

字郊文皆政會七世孫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

言名士之多也

從諱溫貌溫

有裨於軍雖多

亦何足異況幕

府得人極盛亦

不過如綠水芙蓉之比時人乃

目之為小朝廷

唐末人心幻妄

不知明別尊卑

於此可見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

巢以金啗璘且致

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

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

見注

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

事具前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

是

澹以和親前上命宰相議之

盧攜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

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

年充使賜以金帛

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泗州六合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南府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

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

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所向有功其鋒

頗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南

乘激發之氣尚足有為遂其格功反覆於意橫於中是以一跌不振如明季左良玉始為流賊所逼未幾而日就汨喪自亂難支識者觀將材可以知世運矣

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新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晟悉衆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州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劉友益曰達靼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文集

可舉遣兵邀之於樂兒嶺西雄武軍注見前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

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後數月赫連鐸陰招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特與其

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傳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耶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自稱天補大

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於朝廷與衆人無預也京

師聞之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沉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

和之上不憚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

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

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上奏為蔡州刺史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

大將周岌遂能而殺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潁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潁水聞之遽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自稱留後宗

權託云赴難選募募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潁水注見前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

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

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

賊方熾撲之猶恐不熄之益致蔓延盧瑋之謀即行亦無異揚湯止沸況巢之兇猾更非爵位可以羈縻廣南覆轍高不足監乎盧攜沮止之未為無見始既不用其言後乃從而歸罪死非其辜不特無以慰謀國之忱亦徒貽賊人之笑耳

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即禁峪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院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休從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激為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鳳翔博野長慶初李靈以博野兵三千援兵至渭橋見新軍所募衣表新鮮大怒掠

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軍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即昭及妃嬪宗餘無考

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

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

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收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

故以尚讓為太尉命朱温屯東渭橋温驕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依蒲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朱温始此豆盧

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子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

綬庫部郎中鄭絛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

重榮據河中
鎮守皆有可
憑何至望降
賊真所謂亂
賊子也迫因
調發始驅殺
使擊賊賊兵
藉口於節將
患所謂欲盡
彰其將誰敢

畋曰諸君勸畋臣賊子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耶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元城鑿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詭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京兆人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兵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

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太原人與戰大破之遂入援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於巢既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從之

以蕭遘字得聖王鐸同平章事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平章事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詔以畋為都統著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

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巢遣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坡斬首二萬餘級龍尾坡在鳳翔府城

東山縣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

勢方盛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屯於崞西崞縣注見前友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

官軍初至居民
雖呼出迎爭先
擊賊其時人心
之望救迫於水
火自宜亟為保
禦安堵而宋楚
軍帥律不整致
賊伺隙掩至自
委其難固無可
奈何乃鄭畋遠
屯藍屋不早入
都城熟善善後
坐使長安為戶
流血成川雖有
傳檄徵發安足
抵其過乎
唐僖宗監軍之
惡檢矣其中亦

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遠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旦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宿州

注見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

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

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

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葭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舉長安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

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

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譁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

灊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葭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葭巢復入長安縱兵

屠殺血流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即茱萸灣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

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晏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

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

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

為此耳因漚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州人王建字光圖韓建字佐時張造字師泰皆

許州龐從曹州人後等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將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溫敗之遠克

竟有忠孝者
如楊復光者而
周汝輩以方鎮
大臣甘心臣賊
雖中道成心其
視衆都留守滿
上金吾多望塵
迎謁相告客
一問乎

鄧州胡三省曰王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謹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

沙陀劉操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

言令孜宴土蜀軍從駕都頭唐中葉以後一部之軍謂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

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

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問曰琪曰汝有功郭答曰琪生長山東征伐邊鄙當與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

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

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於廣陵琪渡江岸兵衆皆散惟一吏從琪解印劍授之令齎詣陳敬瑄且數

必據汝言懸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遁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

同心多難之時中外猶當一體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圖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

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

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管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

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司戶遣人沉於嘉頤津在眉山東墓山下聞者

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許命

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

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徐州名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璠為

宿州刺史尋殺之溥嘗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凝古又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父同謀田令

溥持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倘其欲朝廷何以自立損乃得免時令殺專權羣臣莫敢近視惟遣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

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以王潮字信成光州國始人及弟審邦字次審知字信皆以材氣知名

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潮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

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暮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

寶面會瓜州在揚州府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為南北襟要地議軍事寶辭疾不住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

託言周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駢名董昌至黃陵錢繆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

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戰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

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貳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

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召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青州博昌人

康寶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逼長安。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在西安府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

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

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謂曰。神仙寵信。方士呂用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

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駢之居。夜為奇器。於暗令鏤。然有聲。又密以蠱毒灑庭宇。如格鬥之狀。及旦

笑謂駢曰。幾落手。駢泣謝。用之居京中。夜為奇器。於暗令鏤。然有聲。又密以蠱毒灑庭宇。如格鬥之狀。及旦

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

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

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

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纓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

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先是邛州牙官阡能。有阡姨。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月。眾至萬人。橫行邛雅。於是羣盜並

起。羅澤望句胡僧。各聚眾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官軍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

處以宋不。既而峽賊韓秀昇。唐書作故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三峽。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貢賊

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之鹽。雲安後周縣今日雲陽屬四。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詳里系不為都招討指揮。任

先討阡能等乎之。仁厚遂縱之去。命諸將嚴門。謂曰。汝歸潛語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甲迎者。當署背為歸

澤望窮而走。眾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乃署降眾背。令前驅過諸寨。前大呼曰。羅澤望已降大軍矣。因示

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之。求羅夫子奔阡能。謀決戰。會前驅者至。眾皆不應。羅夫子自劉眾擊

駢既移鎮淮南。實扼要處。且其軍容甚盛。力能制賊者。惟駢一人。乃并姪自專。心藏巨測。始而專兵擄利。惟恐人分其功。繼則整頓老師。坐視諸將之敗。甚且托疾以養賊勢。縱賊以聲朝廷。都統三年。受地喪平。江淮數千里。莽為盜區。非之罪其誰之罪乎。追兵柄既解。捷報言肆為悖逆。而不顧其罪更不容誅矣。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

唐縣今為江西瑞州府治

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王

仙芝陷撫州

唐置今為江西府屬

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據洪州

注見前

朝廷遂以傳爲觀察使傳既

去撫州南城

漢縣今為江西建昌府治

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昌據信州

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

于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也願

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爲宿州刺史漢宏怨朝廷賞薄乃復以爲浙東觀察使

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將兵三萬營於西陵

注見前

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

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

青州人

爲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

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

字禹川河間人

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

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順逆次知利害黃

巢取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子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

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

濬以諫議大夫爲判官

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

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

乃以墨敕召克用諭鄭從謹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

謹從謹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幟。之曰。鴟軍至矣。皆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弟之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

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

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冠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自韓允中據魏博至簡凡二十二年詔以為留後。賜名彥積尋以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鎔為留後。鎔生方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於華藍州道。

所以通武關南走之路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

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字化源。合肥人。後更名行密。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為好將。忌之。屢遣戍行愍過。辭都將。陽為好言。問所乏。對曰。惟少公頭耳。即

斬之。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不能制。薦於高駢。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

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綏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綏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胡三

楊行愍事始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

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

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為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合兵圍陳州。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

州刺史趙犇陳州宛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

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

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

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碓。磔并骨食之。號其處曰春磨。寨已而犇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敗

賊於鄆邑。全忠遂據亳州鹿邑。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以劉謙一名知謙字德光其先上蔡人後家南海為封州刺史。初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屢擊盜有功

故有是命。胡三省曰劉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子其忠於王室也。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

八都將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今改專權人莫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

以故事使相。唐時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者謂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宰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使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

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為主帥欲遷治所於邢。潞人不悅。潛乞

師北。保軍。昭義宗皇帝

師於李克用克用遣其弟克修字崇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潞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楊復光據興元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至興

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楊復光既卒故晏弘散而謀割據

甲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

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

告使奉僕射告身於師立者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

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

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襲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

兗之軍於陳州攻尚讓於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為水

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

追之及於中牟北至滿渡胡三省注汴河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之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

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兗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

里以糧盡還汴州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在開封府城南就置酒甚恭克用

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襲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

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拔弓而趨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

電天地晦冥親兵薛志勤扶克用隨電光絙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殲之克用還軍中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

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勦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邊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辦其曲直且後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

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歸晉陽克用養子嗣源

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游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龜悅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為養子韓

嗣昭張嗣本駱嗣恩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所謂義兒也李嗣源即後唐明宗

始見此韓嗣昭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張嗣本廬門人駱嗣恩吐谷渾部人飛狐人

鸞張政子孫存進振武人王存賢本名賢許州人安存孝本名敬思代州人飛狐人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先是高仁厚至德陽此唐所置德陽縣也今屬綿州

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仁厚陳於關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賊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走遂進圍梓

州東川節度治之仁厚乃為書射入城中遣其將士諭降及是鄭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

人無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後仁厚為陳敬瑄所殺

尚讓敗黃巢於瑕邱注見前賊黨斬巢以降尚讓追黃巢於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

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天平節度使朱瑄新舊書五代史俱作朱宣宋州下邑人徐無黨曰擊秦宗權敗之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

道天平節度使朱瑄瑄先為天平牙將署濮州刺史留後書存戰死瑄守鄆州有功拜節度使有眾三萬從父弟瑾勇冠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

攻勢甚窳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馮智舒曰在徐州沛縣即古互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

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

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朱季由直本不待辨且克用既不已師于朝復知果命于上即因而下詔詰責全忠義其賊害有功之罪才義未嘗不正乃黑白不分一意依違和辭卒之駕馭無方國威益替逆藩跋扈日就陵夷則姑息之貽禍更烈亦可觀矣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俸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略也是以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李克用之還晉陽也。大治兵甲。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澤潞為一鎮。邢洺為一鎮。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上以長安宮室焚燬。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俱晏弘猜忌。眾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王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眾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

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興元。陷襄州。劉巨容奔成都。巨容能燒藥。為黃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初。宦者曹知慤華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募壯士據嵯峨山。注見前數遣人變服

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甯將王行瑜邠州人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鑑表以

自代。巖為治有恩惠。閩人安之。盜殺中書令王鐸。先是。鐸以朱全忠驕悍難制。表請還朝。詔徙鐸義昌節度使。太和。中置鐸厚於奉養。及是。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